乾隆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十二

食封

孟增史記趙世家云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徐廣曰皐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里志皐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宅皐狼

士會食邑在隨故左氏春秋亦稱隨會以上周

代王是爲文帝漢書文帝紀高祖十一年定代地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說詳沿革

士軍侯宣義高祖十一年二月以擊陳豨功封邑千一百戶諡曰式子孝侯莫如孫康侯平襲平子生元朔二

年國除。

鄔侯騶鈞。齊哀王舅。孝文元年四月封。六年國除。

離石侯劉綰。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涉侯。

藺侯劉憙。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武原侯。

隰城侯劉忠。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端氏侯。

土軍侯劉郢客。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鉅乘侯。

臯狼侯劉遷。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

中陽侯鮑永。更始時。以破青犢封。光武初國除。以上漢

中都公曹琬。樊安公均子。黃初二年。以嗣豐愍王昂後。封。其年徙長子公。嘉平六年。襲昂爵爲豐王。

中都侯孫資景初二年由樂陽亭侯晉封齊王立增邑三百戸並前千戸

京陵侯王昶嘉平二年以征吳功由武觀亭侯晉封邑三千七百戸後以克母邱儉文欽功封二子亭侯關内侯諡曰穆子渾襲

離石子孫宏咸熙中以父資舊勳封以上三國魏

西河王司馬斌宣帝弟咸寧三年由陳王徙封邑千七百一十戸諡曰繆子隱孫番繼襲

京陵縣公王渾初襲父昶爵京陵侯太康元年以平吳功增封八千戸晉公卒諡元子濟濟子卓襲

西河王司馬喜爲石勒所執以上晉
離石侯石嵩卒葬萬戸山之西石趙
西河王元太興太和二十年由前京兆王改封子昴孫
悰襲
永安侯魏勤太宗時封
西河公元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被堅執銳名冠
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
時封子撥襲
西河公元石都天安元年封
永安侯劉乞歸孝文時封

平遥縣子司馬子如永安初封邑三百戶晉侯以上北魏永安縣分隰城置始於北魏太和十七年前此之永安即今霍州永安城而孝昌二年西河郡及永安隰城介休三縣俱僑置平陽界故北魏以前永安封爵孝昌二年以後及東西魏西河永安隰城介休封爵例不載入北魏之中都在今榆次縣又定陽未嘗僑置介休故北魏之中都定陽封爵例不載入詳辨沿革

西河王高紹仁文宣帝第四子天保初封

西河王高仁幾武成帝第八子天統三年六月封

西河縣公任延敬

西河郡公乞伏令和。以上北齊

西河縣公獨孤景雲。廣阿縣公楷子。周末以父功封。

平遥縣伯鮑宏。周平齊以功封。

永安縣侯韋壽。孝寬子。建德中封。靜帝初晉滑國公。

永安縣伯杜彥。武帝時以戰功封。周末晉襄武縣侯。

永安縣男鄭元璹。沛國公譯子。宣帝初封。

西河郡公乞伏慧。仕周以軍功封。隋仍舊封。以上北周

介國公宇文闡。即周靜帝。隋初封。

介國公宇文洛。由虞國公改封。

西河公紇豆陵。

西河郡公竇洪景官驃騎大將軍封子儼孫明哲襲
平遥縣公鮑宏開皇初由平遥縣伯晉封
永安縣男鄭元琦周沛國公譯子開皇初封階以上
永安王李孝基高祖從父弟武德元年封二年討劉武
周戰没
西河郡公溫彥博武德初以勸幽州總管羅藝歸國封
貞觀四年晉虞國公
永安縣公姜寶誼武德初以佐命功封
介休縣公郭知運破突厥有功封
西河公竇敬遠孫善衡曾孫懷亶元孫印襲

西河郡公郭英乂後晉封定襄王

西河公張綸以上唐

西河郡開國侯相里金五代時

西河郡侯靳德淵元時

慶成王濟炫晉恭王第四子也晉恭王棡太祖第三子母高皇后濟炫始生太祖方御慶成殿宴故他王率繫以地而王獨號慶成國汾州成祖時坐事召還薨謚莊惠子美堉嗣薨謚恭僖子鍾鎰嗣長子奇湞嘗代父理府事箠死無辜七人晉王奏勅數慶成王失教責奇湞罪奪冠帶降爲庶人後更以孝聞鍾鎰薨謚溫穆奇湞

嗣正德中以賢孝聞賜勅褒獎薨謚端順子表沐嗣端順王生子七十八人嘉靖初尚書王瓊以聞表欒俟茂寡言孝友好文學嘉靖三十年壽八十詔書嘉獎賚以金幣表欒薨謚恭裕子知爔嗣薨謚安穆子新堤先卒謚悼懷新堤子慎鍾嗣薨謚榮懿子敏淓嗣薨子求掄嗣薨子寀壚嗣

永和王濟烺晉恭王第六子國汾州謚昭定子美塢襲以罪廢子順僖王鍾鋏襲薨子榮懷王奇溍襲薨子靖惠王表捀襲薨子安僖王知𤋮襲薨子新墭襲薨子慎鍤襲

平遥王佶烱潘簡王第三子也潘簡王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母趙貴妃佶烱謚僖靖子惠恭王幼塏襲無嗣以啓山悼僖王子鎮國將軍詮鍪奉祀以上明

公主湯沐邑北魏文成帝女西河長公主薛初古拔尚主西河公主薛洪祚尚主唐順宗第四女西河公主沈翬尚主

流寓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舉有道拜太原太守不就穉嘗到江夏設雞酒薄祭太尉黃瓊不告姓名時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會葬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

客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而林宗建寧四年卒陳留蔡伯楷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見酈道元水經注漢時

令狐楚字殼士宜州華原人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旣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幷州不得奉養未嘗

與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讙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文稱賢相楚少時嘗讀書綿山靜林書院見宋咸平五年田鑾寺碑記唐時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大定十六年間進士明昌元年罷官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三

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遷翰林修撰泰和二年卒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時庭筠省覲至此有行書詩石四片舊志載其詩入藝文非是地所作例不當入附錄於此其詩曰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琵琶嵌西窗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州雙州四十也地四晦爲雙手拄一條青竹杖眞成日挂百錢游夕陽欲下山

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栗葉黄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

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平遥超山有題名石云已亥秋八月十有四日自太原道徃山陽留宿於此東山元好問裕之題以上金時

孫翥字鳳儀汴梁人父仕元爲集賢殿大學士至正二十八年四月九日明兵取洛陽執居守者令各寫平安書以慰出征將士時翥之父獨不寫洪武年號投筆遂自經死汾陽縣大相里卜山書院有翥所作詩碑序稱恐歲月愈久傳聞失眞乃泣血以紀其實庶他日太史

氏有所採焉其詩曰乾坤頃動風塵際父子君臣義獨全身耻帝秦寧蹈海心知尊晉不書年孤忠闡苑三秋月濁世齊州九點煙萬古姓名應不朽黃河如帶嶽如拳又有八哀詩序稱至正戊申家僮自覃懷來報鶴平安因感時之不幸而志之不遂乃作八哀詩以洩其憤其詩曰歷數乾坤破山河道路難鄴城秋草合易水朔風寒賈勇曹劉畢輸平李杜壇林泉心不遂空報鶴平安茅土恩雖重蕭墻禍已胎關山豺虎鬬江海鱷魚來晉樂才何忝風雲氣自迴深嗟王子晉愁霧鎖蓬萊萬里長城壞千齡劫數遭卧龍終為漢司馬已歸曹秋風

纓金闕將軍折寶刀九重無路訴短髮不勝搔狡兔蹄方健韓盧鼎欲燃旌旗朝入雒謗篋暮輸燕縛信高皇詐開邊杜預賢憂塒常痛哭淚入武功天服楚茅先入吞吳沼可期君臣傾社稷天地限華夷否極還生泰時安又致危百年文物盛洙泗墮瘡痍德厚唐虞帝寬深蟣虱臣禁闕排虎豹高閣閉麒麟咄咄年將宴漫漫夜不晨屈原忠見放憔悴楚江濱帝座元都遠天門北海深有人歌楚些無客問陳琳望闕千行淚思君一寸心雷霆司號令幾日破重陰龍虎風雲散鯨鯢海水翻千戈天下動宗廟聖人存跋跡防多難心肝奉至尊乘輿

千里目終日爲消䰟案元史宰相表至正二十八年戊申有左丞孫景益而不見列傳順帝紀於二十八年四月亦疎漏失之故具録壽詩以補史之闕遺元時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以貢生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司主事未仕其學上接漢唐考核之儒所著有音學五書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録亭林集等書嘗寓汾陽縣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齊天保三年相里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文侯村唐上元三年上柱國任君碑小相里唐上騎都尉相里瑞碑晉天福五年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又

有詩見藝文。

李因篤字子德富平人與崑山顧炎武太原閻若璩皆以博古精考核爲學者所推重時稱爲關中李夫子其主汾陽因顧炎武遊汾時取道而來也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與汾陽胡庭友善其書法篆隸及詩古文辭一時珍貴之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辭授內閣中書未仕

舊志列尹吉甫介之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郭巨陳摶並涉傅合今不錄又吳悉達事見雜識

汾州府志卷之十三

人物一

宋壯武侯昌楚卿子冠軍宋義孫也始居太原界休爲代王中尉高后崩諸吕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立代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吕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

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

往見絳侯絳侯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閏月己酉入代邸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明年四月辛亥封昌為壯武侯

東觀漢記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略昌宋義孫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氏出自子姓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漢中尉始居西河介休案昌爲宋義之孫當從會稽典錄世系表但云義生昌文不具也漢界休屬太原郡世系表云西河介休蓋據魏晉以後言之耳

舊志鄉賢列春秋時介之推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周尹吉甫子然於隱逸列周吉桑介之推尹吉甫辯見沿革及古蹟介之推辯見緜山條下子然引大戴禮曰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考之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篇作易行

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覲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是介山子推之行也北周盧景宣注云晉大夫介之推也據訛文子推作子然而分爲兩人一列人物一列隱逸謬矣吉桑下賓以趙簡子遊於西河事則遠在介之推後而列於其前已爲失次又劉向新序作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

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此本一事而傳聞不同其曰西河則泛擧龍門河不得繫之此地今斷自漢起前此傳會失實者槩不濫入

郭徵士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遺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淸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

宋徵士沖字子浚太原界休人其事實無考

水經注汾水又西南逕界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案林宗有辟司徒掾舉有道二事豈子浚亦與之同歟他無可考姑據水經注列之

右漢三人舊志列郭泰辛慶忌二人山西通志於人

物列宋昌漕仲叔郭翁中孫會宗於文苑列宋沖案漕仲叔漢書游俠傳作西河漕中叔郭翁中史記游俠傳作西河郭公仲漢書作高翁中孫會宗漢書楊惲傳作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翁中武帝時人會宗宣帝時人中叔王莽時人而列中叔於前亦失次漢西河郡領縣三十六在今府境者不及四之一而郡治遠居河西不得槩入於此況俠以武犯禁如翁中中叔所不當列者也辛慶忌漢書稱其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唐肅宗時有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爲太原尹其曾孫讜史但言其

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至周顯德中辛仲甫宋史乃云汾州孝義人舊志於辛雲京下云慶忌二十八代孫因錫田在縣家焉辛仲甫下云慶忌之後至唐封金城王雲京錫田在縣因而家焉賜田事不見史傳惟元時史澤撰辛氏家譜記云唐金城郡王辛雲京漢左將軍慶忌二十八代孫也葬於萬年縣鳳栖原又云昔金城郡王所錫田有在孝義縣者子孫因而家焉是居孝義者雲京之子孫也雲京寄籍京兆故葬京兆之萬年縣不當因其子孫而繫之孝義由唐溯漢更援狄道辛慶忌去雲京七百餘年而從雲京

之子孫改爲孝義人祀之鄉賢列之人物何相沿不察一至乎是

郭侍御史欽西河人太康中以匈奴五部居內地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欽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匈奴之衆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之庭矣宜及平呉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部峻其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

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後卒有劉淵之亂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𠫭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𠫭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𠫭軍不敬府主楚

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叅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没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者無繁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

之重三子泉恂纂恂子盛纂子統綽並知名

孫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騰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孫廷尉卿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

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栁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

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叅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淸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王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患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頼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刋阡陌夷滅生理茫

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寔爲交切若還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飱之飯田宅不可

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

之資如此賊見亡微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卒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寄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嗷𡡉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

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冐干陳若
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
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
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
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
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
須綽爲碑文然後刋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
章相亞位至中軍叅軍早亡

孫給事中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
頴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

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叅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叅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叅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

翼留盛爲叅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幷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

弁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叅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

州與父俱從慶亮獨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終於長沙相

右晉五人舊志列王延宋隱二人通志於人物列王殷孫康王延延於文苑列孫楚孫統孫綽孫盛孫放案王延仕劉聰宋隱先仕慕容垂後仕北魏皆不當繫之晉隱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尙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隱雖以孝聞然不能終事一主固無足稱

述。且自其父家列人史猶云西河介休人。徒推本言之耳。王殷祁人。非今府境。孫統與緯盛。自幼渡江。至統子騰。登盛子潛。放附見統盛傳可也。盛曾孫康。康子伯黶。相去益遠矣。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

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席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大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右劉聰時一人舊志繫之晉非也

張成紀侯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

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互起。

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

聞奏標其門閭。

宋爾侯宣字道茂，西河介休人，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宣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子真、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眞君七年卒，贈司隸，諡爾侯。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

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宗列人子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顥襲爵顥無子養弟子昇爲後昇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昇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與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顥卒昇襲爵昇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秘書丞昇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

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遠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遂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與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

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鞾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

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屬，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遷也，李沖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抗沖，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

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劬勞王事愚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右北魏四人。舊志列南北朝張濟郭文恭宋斂宋弁宋翻宋世良宋世軌七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北魏張濟宋宣宋愔宋弁宋翻宋世景北齊宋世軌於文苑列北魏宋隱張偉北齊宋世良考之魏書宋隱西河介休人。而自其父恭已家於廣平列人。隱叔父洽洽第四子宣。宣從子愔高允徵士頌稱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是宣愔宜從徵士頌繫之西河。至宋弁宋翻其傳直稱廣平列人人。翻弟鱗鱗弟世景其傳稱廣平人鱗子世良世軌北齊書列傳亦稱爲廣平人唐書宰相

世系表宋昌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洽幾從廣平列人見魏書作活或其更名也宣孫瓊有孝行愔子顯無子以弁爲後弁北魏名臣今於宋宣宋愔二傳附見之翻及世景世艮世軌據史傳爲廣平宋氏已久故不載入宋敏舊志但云敦篤有志行又於宋世艮下云敏之子案魏書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子世艮然則敏殆毓之訛耳張偉太原中都人北魏中都乃今榆次縣非府境

鄭興汾州永安人有孝行聞於朝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名同改爲孝義且以旌興也

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云縣人郭興有孝義故以爲名焉舊志云鄭興父早卒勺水不入口號痛者三日力農養母甘旨不闕母病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刲股爲羹以進母食之愈貞觀元年有司聞於朝詔改永安縣爲今名案郭鄭字相似未知孰是縣名以與改而新舊唐書孝友傳不列其人豈以刲股事出於委巷之陋遂畧之歟

康深汾州介休人貞觀八年爲殿前護駕將軍有功介休縣志云按碑記深立心寬恕制行端莊太宗封境內神祇敕封太尉元知縣徐養正立碑今在下莊

村東。

宋學士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及子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宋右臺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叅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救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項虹蜺紛錯暑雨滯霪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

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淸光順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後餽饒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罄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

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為名臣卒年四十二

宋總管之悌令文子之悌長八尺以驕勇聞開元中歷

劒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

梁柱國思汾州平遙人幼好儒術重交遊值朝廷用師奮身從戎累功加上柱國大歷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七

薛刺史鐵山隰州石樓人破黃巢黨單騎入長安勇智之將罕出其右

右唐七人舊志列薛融康深鄭興辛雲京宋務光五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康深宋務光宋之悌辛雲京梁思於文苑列宋令文宋之問薛能考薛融當繫之

五代辛雲京金城人辯見前宋之問薛能與三國魏孫資北齊張亮隋郭衍俱別見仕實

李刺史彥從汾州孝義人拳勇善騎射爲漢濮州刺史州故有老吏舞文者皆歛戢

右五代漢一人